

海天鴻雪記

海天鴻雪記目錄

二春居士編南亭亭長評

第一回

一品香蔑片吃鑲邊

小廣寒冤家攀相好

第二回

妒求凰羣雌弔膀子

仗拉馬關客割靴腰

第三回

雨絲風片燕燕于歸

草長鶯飛魚魚打草

第四回

續幽歡同衾顏怱怱

誠豪飲促膝意纏綿

第五回

微波脈脈車走雷聲

別夢依依句裁天上

第六回

話前塵親朋獨口苦

解宿怨姊妹兩顏酡

第七回

味蘼園論世觸牢騷

蒼芳里談心驚歲月

第八回

苦迫懽蘇綬夫落魄

初訪艷余鈞伯虛心

第九回

買金表串黨逐蠅頭

用銅洋當場露馬脚

第十回

八圈莊追隨情切切

一夕話相對雨瀟瀟

第十一回 大老板想騎大棗騾 小公館專又小麻雀

第十二回 別脚生有心敲竹杠 曲辮子拚命做花頭

第十三回 好姻緣填成薄命坑 空歡喜幹出搭漿戲

第十四回 板面孔當筵討局帳 挖腰包背地托媒人

第十五回 看馬戲闊少惹情魔 吹牛皮阿姨弄花巧

第十六回 聽流言忽著絕交論 息物議還仗繫鈴人

第十七回 踐密約重訪撮合山 覓芳踪兩遊安壘地

第十八回 金鐘罩粧樓悲身世 銀檯面戲館競招搖

第十九回 鑽圈子徹骨害相思 學時髦妍頭成倒貼

第二十回 競先鞭跌翻老門檻 探急病打破悶葫蘆

海天鴻雪記第六回

二春居士編

話前塵親朋獨口苦

解宿怨姊妹兩顏酡

剛走

通意

按阿四奉著華生的命。拿著片子出門。對面一人走來招呼。阿四看時。就是王家庫李公館裏當差的汪升。遂迎上去說道。倪少爺。叫我去請。晤篤二老爺呀。汪升笑道。二老爺人勿齊。叫我來請。晤篤少爺。備說着在懷中掏出一封信來。授與阿四。阿四卽同了他進去。見過華生。華生拆信看時。果然是李仲聲也抱著病。愁悶無聊。想請自己過去。以解岑寂。華生看了。忖道。該個末真正是同病相憐。遂叫阿四拿手裏的片子轉給汪升。說道。我勿寫回信哉。耐轉去說。我昨夜轉來。仔夷發寒熱。今朝也勿能起來。汪升答

應了幾個是退出去別了阿四。自回去覆命。華生接連病了二十餘天不能出門。蘇鳴岡朱順全孫眉初陳季芬都來看他。鳴岡格外關切。幾於無日不來。外頭一切徵逐情形。都細細述與華生。毫髮無遺。華生不出戶庭。居然能知外頭的事。也不覺寂寞。鳴岡又代華生寫信。照金嘯秋一切公事都托他偏勞。華生息心靜氣。又將養了數天。已是清和時候。身子居然大好了。那日正是禮拜日。晴光駘蕩。華生眷懷舊雨。想出去散散。聽鳴岡說仲聲病也好了。已經出門。忽又記著夢中的聯句來。想舍了仲聲無可與談。遂定了主意。決計去尋仲聲。喊阿四去叫了部象皮輪轎車來。華生換好了衣裳。飯也不吃。即坐車往王家庫進發。到了四馬路相近。忽又想著自己尙未吃飯。不如到一品香去大餐。放馬車去請李仲聲來。却省了一番跋涉。隨命馬夫

到一品香停車。華生進去。侍者趕忙招呼。說道：長遠勿請過來哉。華生點頭。隨走到底下。廿一號那一間大房間內。華生坐下。寫了張請客票頭。叫馬夫放車去話。纔想起仲聲酒後需烟。即喊侍者開燈。侍者答應。少頃燈檯烟俱來。安放炕上。華生即向右手躺下。燒起烟來。吸了一口。又燒了幾個。炮。起身踱門來。張望各號房間。都靜悄悄地。一會兒隱隱聽得鑼鑼之聲。朝外看時。果然見自己的馬車來了。纔到門口。停下。侍者已領仲聲款步進來。彼此拱手招呼。仲聲忙說道：耐貴恙全愈哉。我末一直想到耐搭來。實在路遠勿過。難末我自家勿適意。剛好也勿大敢出來。華生道：難耐貴恙也全愈哉。晚。仲聲點頭。又問華生耐今朝能早。那哼一幹仔想著到該搭來。華生道：我有樣物事要請教。耐仲聲問：係物事。華生道：倪等歇再看。先點菜來吃。仲聲道：倪原吃勿大落。耐揀

清爽點個點仔兩樣罷。說著卽向炕牀躺下。煙華生寫好菜單。拿過去問阿好。仲聲看了說蠻好。隨問道。耐到底有什物事撥勒倪看。華生笑道。耐捨落性急得來。重復歸座。拿了一張局票。兔起鶻落的揮灑。仲聲道。耐阿是叫局。華生道。耐叫捨人。仲聲道。辰光忒早。倪是勿叫。耐一幹仔叫罷。仲聲吃過兩口烟入座。侍者已送上第一道湯。仲聲問華生道。耐叫捨人。華生道。倪也勿叫。仲聲怔了一怔。道。耐近來勒浪叫捨人。華生歛口氣道。倪難勿叫局哉。仲聲點頭道。耐也勳性耐。但是勒裏上海場化。一個局也勿叫。也是做勿到個。倪也勳性。且到仔花天洒地。大家才叫耐一幹仔向隅也。覺著無趣。書勢華生道。耐也勿要緊腕。仲聲道。耐說末實梗說。到仔歸。辰光就是勒篤說笑。笑裏總歸勿起勁。勿如到個固把來分心。耐說阿對。華生又歛了口氣。嘿然不語。

復言語起來。將菜忽忽吃完。相讓出門。仲聲覺得東風甚緊。兩人出了門。商量到那裏去。華生道：「倪走過去看。」遂吩咐馬車到丹桂門口等著。兩人並肩絮語。慢慢踱著。一會兒已到了昇平樓下。只聽得樓上有人喊道：「仲聲兄。陸裏來。」仲聲點頭招呼。與華生同上樓來。只見那人身穿青灰摹本緞夾袍。寶藍漳緞馬褂。年紀約二十餘歲。見了仲聲。突然問道：「方鼎夫阿看見？」仲聲道：「曉是曉得。俚來哉。」倪勸去看。俚華生與那人接談之下。纔知道姓呂。號懷霞。浙西世家。以知縣需次江蘇。華生一向也曉得他。但未經叙過。彼此俱各道了些久仰的話頭。仲聲卽約他同訪鼎夫。懷霞因候人茗。謔揀手告罪。仲聲華生蹙下樓來。向西尋著了馬車。兩人坐上。遲到後馬路方昌記絲棧訪鼎夫。豈知鼎夫已經出去。次孫出來請兩人到客廳坐地。一面吩咐管家到自己房裏。陪了付烟盤出來。





二老爺隨說道。到小先生房裏去坐。唻。仲聲同華生走進對面珠  
卿房內。珠卿招呼過了。阿金道。大先生堂唱去哉。對勿住。隨點了  
烟燈。請二老爺用烟。兩人向榻床躺下。不多一會。聽見艷卿出房  
回來。阿金出去向艷卿低低說了一聲。卽同至對面房內。等了許  
久。纔見艷卿進來。招呼。轉了轉。向著著衣鏡。掠了掠鬢脚。仍回  
自己房裏去了。仲聲躺在榻床上。竟微微睡著。華生見玻璃窗已  
碎糊的。桑皮紙亦已破裂。其時東風愈緊。吹的窗紙嗤嗤地響。因  
輕輕把仲聲推醒道。該搭風大。耐到床浪去困歇。唻。仲聲亦覺得  
嫩寒砭骨。狠不舒服。遂將馬褂脫去。向床上躺下。跟珠卿的阿滿  
忙走過去。拉條被替仲聲蓋好。忽聽見外場喊阿滿姐。客人來。珠  
卿趕緊走至房門口招呼。客人到後房坐地。仲聲將要睡著。旋聽  
見珠卿與客人唧唧噥噥說話。也不甚理會。睡了一會。覺得心煩。

# 初來江

口渴。想要吃茶。忽聽見珠卿問阿滿道。二老爺阿曾困著。阿滿道。像煞困著。勸酒。仲聲不禁側耳細聽。隨聽見珠卿道。阿姐。利好。個去仔。勿過來哉。俚乃個客人。到倪床浪來。困倪自家。個客人。到坐勸酒。小房間裏。阿要詫異。二老爺也勿曉得。捨事體。碗困來。篤牀浪。湧起來。哉。算個一齣。仲聲聽了。煞地起身。將被甩去。走至楊華取了馬褂披上。也不及鈕扣。拉了華生便走。華生正在燒烟。見此情形。甚覺詫異。但仲聲平時從不發怒。今日忽然動氣。必有緣故。一時也不便相問。只好跟了他出來。阿金在客堂裏看見。忙說。二老爺捨落去哉。噯。遂喊大先生。客人去哉。艷卿趕緊從房裏走出。拉住仲聲道。勸去。哩。仲聲將手甩開道。耐請房裏去罷。一直出來。到了弄口。華生道。到底爲捨事體。倪勿懂。碗。仲聲道。可惡極哉。遂將珠卿的話。述與華生。且說道。就是艷卿也忒可惡。算來轉

仔轉坐也勿坐。就到歸首去哉。明朝倪到勿答應來。華生道。俚篤呢也實在是可惡。然而耐也勿必過於那啻。倪明朝去說俚篤兩聲末拉倒哉。耐說阿對。仲聲想了想道。倪明朝去吃酒。請耐六點鐘到俚篤。華生答應。隨說道。耐勿管。末早點轉去困罷。倪也要轉去哉。說著拱手作別。了馬車自去。仲聲取出表來看時。已近十點鐘。遂喊了部東洋車。逕回王家庫公館。伯颺剛剛回來。仲聲將上項情節述與伯颺聽了。伯颺道。艷卿個口碎。本來弗算聽。好我說耐勤去。做仔俚末拉倒哉。去搭俚篤吵。俚別人聽見仔弗曉。特底細。倒說倪開標。勁。仲聲道。阿哥耐歸個辰。勸兒俚篤。閑話勒。實與人才氣得煞篤。倪明朝也弗去說俚篤。恰就是罰俚篤姊妹兩家頭吃兩碗酒。消消該個氣。餉。颺道。單罰俚篤兩碗酒。原弗要緊。只要俚篤認仔差。耐也就實梗罷。撥俚篤背。後罵兩聲。

也犯弗著。仲聲唯唯。各自歸寢。次日起。伯颺問仲聲道。耐今朝阿到公陽里去。仲聲道。倪昨日約定華笙六點鐘去吃酒。耐阿來。伯颺道。我來末哉。仲聲道。方鼎夫京裏轉來哉。我要去看佢。耐阿同去。伯颺道。我弗去哉。晏歇點橫豎總會撞著個。仲聲於是獨自出門。坐了包車。仍到方昌記絲棧。鼎夫的管家高福回說。一早就出門去哉。少爺末還餉起來。仲聲頗覺躊躇。意欲至隆盛絲棧尋蘇鳴岡談談。剛出了門。見鼎夫坐著馬車飛駛而來。仲聲不勝之喜。緊行幾步迎上去。叫了一聲。鼎夫疾忙下車。第六回畢。

### 南亭亭長加評

李仲聲勸顏華生一節。發乎情。止乎義。所謂旁觀者清。

李仲聲從不發怒。因艷卿珠卿相待情形。忽然動氣。也半剛。

頭章李易勸破哉。

李伯颺以單罰黃艷卿姊妹兩碗酒已爲罪法相當否則背  
後必惹咒罵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伯颺尙能體貼

海天鴻雪記第七回

二春居士編

味菴園論世觸牢騷

蒼芳里談心驚歲月

按李仲聲在方昌記絲棧門口遇見了方鼎夫一同進門。仲聲道：「湊巧極能推一步就勸勿著。倪昨日搭顏華生尋仔好幾場化餉碰著耐鼎夫道：倪昨日到城裏去仔埭出來已經勿早哉。遂讓仲聲到自已臥房外面一間西式大棗間內坐下。鼎夫問道：近來興致阿好。仲聲道：毫無興致。倪搭顏華生兩家頭才勿適意。有一時前白仔剛剛出門說著正要問鼎夫京華的情形。忽見高福拿了一張名片進來。道：城裏陳大人謝步拜會。鼎夫道：請末哉。高福出去。鼎夫向仲聲道：耐吃仔飯去。倪去喊小兒來陪耐。仲聲

躊躇道。倪還要到別場化去勒。晏歇點再會罷。倪六點鐘勒浪公陽里。荷豔卿搭吃酒。老叔阿肯賞光。鼎夫道。謝謝哉。倪九點鐘黃稚下搭。也有椽面。請耐搭仔。令兒過來坐坐。仲聲答應。別了鼎夫出來。已有午牌時候。遂到萬家弄。吃了幾客大菜。踱到昇平樓。闌了一盞燈。吞雲吐霧。消磨了好一會。忽見方鼎夫同著顏華生走來。華生點頭笑道。我曉得耐總勒浪開燈。鼎夫呵呵一笑。仲聲趕緊起來招呼。三人談了好一會。仲聲摸出表來一看。對華生道。倪該搭出去。就到歸首去阿好。又向鼎夫道。老叔阿好同去坐歇。鼎夫道。倪勿奉陪哉。晏歇請君爲稚玉搭早點罷。說著即立起身。道。倪先走哉。遂別了仲聲。華生踱下樓來。一直到日新里稚玉家進去。只見稚玉立在房門口。叫道。大人今朝玉帶扇帶得來介。鼎夫道。佳物。我明日說我。明朝拿來。耐來。耐罷。稚玉不衣道。



票頭請耐寫起來。鳴岡答應。喊阿寶拿過筆硯票頭。提筆伸紙問道。那哼寫法。鼎夫道。公陽里黃豔卿搭請李伯鸞弟兄顏華生三家頭一張。兆富里洪蟾香搭催請金南田一張。東蒼芳李珊瑚搭催請呂懷霞一張。才寫客齊等坐。鳴岡一一寫好。遞與鼎夫看過。鼎夫交代阿寶道。叫相幫停一歇去送末。餞俚篤才有應酬。勒浪要九點鐘到得來。阿寶答應自去。鼎夫與鳴岡談了些生意。經絡一會兒。已經開火。稚玉問鼎夫阿婆先點兩樣菜。用夜飯。鼎夫道。去拿壺酒來罷。須臾。阿寶端上下酒的肴饌果品。鼎夫和鳴岡對酌起來。鳴岡不釀多飲。應酬了兩杯。卽起身在房裏踱。又將各人應叫的局票寫好。外場回說請客就來。接著喊客人來。呂懷霞和金南田先到。對鼎夫道。耐到先來。裏獨樂樂。正說著。外場又喊客來。李伯鸞弟兄顏華生竟魚貫到來。鼎夫